

第二節 政局動亂中的佛教 (pp. 417–436)

第一項 政局的動亂 (pp. 417–425)

[本小節敘述]自阿育王去世以來，東、南、西、北——各民族的動亂，主要是依據《劍橋印度史》《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的第二章到五章⁸³。並參考《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印度通史》⁸⁴。⁸⁵

一、政局的動亂，促使佛教漸漸邁入大乘佛教的時代 (pp. 417–418)

阿育王 (Aśoka) 時代 (約為西元前二七一——二三二)，是孔雀 (Maurya) 王朝的盛世，也是佛教從印度佛教而進入世界佛教的時代。阿育王去世，南、北、東、西——各地方的政局 (可能阿育王晚年) 開始變動，終於政治中心華氏城 (Pāṭaliputra)，也被破滅。佛教在政局變亂，民族與文化的複雜環境中，也就部派的分化加速，漸漸的邁向大乘佛法的時代。

二、中印度中央政權的衰落 (p. 418)

(一) 熏伽王朝的時代

1、政權的確立

阿育王的後人，平庸而又都在位不久，經四代而到毘黎訶陀羅多 (Bṛhadratha) 王，在西元前 185 年前後，為當時的軍事統帥弗沙蜜多羅 (Puṣyamitra) 所殺，創立熏伽 (Suṅga Dynasty) 王朝。那時的印度，早已四分五裂，熏伽王朝的統治區，主要為恆河 (Gaṅgā) 流域。

2、擊敗外強

- ◎當時從北而來的希臘 (Yavana) 軍隊，曾侵入恆河流域的摩偷羅 (Madhurā)、沙祇多 (Sāketa)、阿瑜陀 (Ayodhyā)，連華氏城也受到威脅。幸虧弗沙蜜多羅王的抗戰，終於擊退了希臘的入侵者，保持了恆河流域的安全。
- ◎西元前 180 年，弗沙蜜多羅舉行馬祭，弗王孫婆蘇蜜多羅 (Vasumitra)，率領護衛祭馬的軍隊，遠達印度河兩岸，擊敗希臘的軍隊。⁸⁶

⁸³ [原書 p. 425 註 5]民國 32、33 年間，有人帶了《古代印度》譯稿 (似乎是國立編譯館譯的)，到四川北碚漢藏教理院來。我當時摘錄一部分，為今所依據。

⁸⁴ [原書 p. 425 註 6]羽田亨著，《中央亞細亞的文化》。高桑駒吉著，《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周祥光著，《印度通史》。

⁸⁵ 按：此段文字在導師原書中為「第二節」「第一項」末後一段之內容，為方便讀者清楚導師此中於「第二節」「第一項」所述之依據文獻，因此移至此處，特此說明。

⁸⁶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59：「弗沙蜜多羅恢復婆羅門教在政治上的地位，舉行馬祭；不滿佛教的和平精神，及寺塔莊嚴，而採取排佛運動。從中印度到北方，毀壞寺塔，迫害僧眾，如《阿育王傳》，《舍利弗問經》等說。經歷這一次「法難」，中印度佛法衰落了，佛法的重心，轉移到南方與北方。南方與北方的佛法，在動亂中成長；佛教的「末法」思想，偏重信仰的佛教，由此而興盛起來。」

◎佛教傳說，弗王的破壞佛教，到達北印的奢伽羅（Śākala 今 Sialkot）⁸⁷。

3、小結

熏伽王朝與地方政權，在動亂不安定的狀態中，中央政權無疑是衰落了，政權延續了十代，一百餘年。

（二）甘婆王朝的興衰

◎到西元前 73 年，在內憂外患中，為大臣婆須提婆（Vasudeva）所篡立，新成立甘婆（Kaṇva）王朝。

◎但摩竭陀（Magadha）華氏城中心的政權，越來越衰弱，終於在西元前 28 年，為南方案達羅（Andhra）部隊所滅亡。

（三）中印度歷經數百餘年才再度統一

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滅亡了，釋尊遊化的區域，不是受到外族所統治，就是陷於地方政權的據地分立狀態。一直到西元四世紀初，旃陀羅笈多第一（Candragupta I）時代，中印度才再度統一⁸⁸。

三、地方政權的異動（pp. 419–425）

（一）東南方政權（pp. 419–420）

孔雀王朝衰落，地方的政權開始異動。東南有質多（Cheta）王朝與娑多婆訶（Sātavāhana）王朝的興起。

1、質多王朝

一、質多王朝，在今奧里薩（Orissa）到瞿陀婆利河（Godāvarī）一帶。

◎據哈提貢發（Hāthi-gumphā）銘文，質多王朝的佉羅毘羅（Khāravēla），與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同時。佉王為一代的雄主，在即位第八年，擊潰了王舍城（Rājagṛha）的軍隊。十二年，兵抵恆河，戰勝摩竭陀的 Puṣyamitra（即弗沙蜜多羅）王；並侵入案達羅。

◎佉王為質多王朝的第三代，可見質多朝的興起，早在阿育王死後不久。以後的情形不詳，大概是為案達羅所滅的。

2、案達羅的崛起

二、案達羅（Andhra）的崛起：阿育王死後，案達羅族即宣告獨立。

（1）地理位置

該族的發祥地，在瞿陀婆利（Godāvarī）及訖利史那（Kriṣṇa）的兩河之間。《大唐西

⁸⁷ [原書 p. 425 註 1] 弗王破法緣，出《阿育王經》卷 3（大正 50，111a–b）。並同本異譯的《阿育王經》卷 5、《雜阿含經》卷 25 等。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180：「中印度的弗沙蜜多羅（Puṣyamitra）王，破壞佛教；中印度的佛教，多少受到挫折而衰落些。邊地的佛教，相反的越來越盛，也就分化為十八部，或者還多一些。」

⁸⁸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154：「旃陀羅笈多第一（Chandragupta I），自摩竭陀（Magadha）興起，於西元 320 年，建立笈多（Gupta）王朝。」

域記》所記的馱那羯磔迦 (Dhānyakataka)，也叫「大案達羅」⁸⁹，曾為案達羅的舊都所在地。

(2) 國力強盛

A、尚服屬孔雀王朝的時候

◎早在西元前三、四世紀間，敘利亞 (Syria) 的使臣梅伽替尼 (Megasthenes)，駐節華氏城，就知道南方案達羅族的強盛——市府三十，步兵十萬，騎兵二千，象 (軍) 千頭；但那時的案達羅，是服屬於孔雀王朝的。

B、阿育王死後宣告獨立，並滅了甘婆王朝

◎阿育王死後，案達羅族的悉摩迦王 (Simuka，即娑多迦 Sindhuka)，宣告獨立，在第三代娑多迦尼 (Śrīśātākarni) 王時，Vīdisā 及 Ujjain (鄔闍衍那)，都屬於案達羅，領土橫跨全印。王朝的勢力，向北申展，在西元 28 年，滅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

(3) 西方政權的異動

◎案達羅族一直在興盛中，但西方的土地，落入了塞迦族 (Saka) 的叉訶羅多 (Kshaharāta) 王朝手中。

◎西元二世紀初，娑多婆訶王朝二十三代，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 (Gautamīputra Śrīśātākarni) 王，從叉訶羅王朝手中，奪回蘇刺咤 (Saurāṣṭra)、那私迦 (Nāsik)、浦那 (Pune) 等地方。據那私迦銘文，瞿曇彌子自稱剷除叉訶羅多人，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

◎但其子婆悉須題子 (Vāsishthīputra Pulumavi) 時，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到了西元三世紀初，國勢衰落下來，約亡於西元 230 年前後。

(二) 西北方政權 (pp. 420–425)

1、總述

在印度西北方面，有稱為與那 (Yona, Yavana) 的希臘人，稱為波羅婆 (Pahlava) 的波斯人，塞迦 (Saka) 人，稱為貴孀 (Kusāṇa) 的月氏人，一波又一波的，從西北方侵入印度，形成長期的動亂局面。試分別的略述於下：

2、別述

(1) 與那人 (pp. 420–421)

一、與那人，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

A、亞歷山大政權的瓦解

希臘名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征服了波斯，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 (Afghanistan)、大夏 (Bactria)、喀布爾 (高附 Kabul) 河流域。在西元前 327 年，侵入印度。西元前 325 年凱旋，不久就死了。偉大的希臘帝國，也就瓦解了。

B、塞琉卡斯統治

東方波斯、阿富汗、大夏、高附一帶地方，由塞琉卡斯 (Seleucus) 統治。西元前 305 年前後，塞琉卡斯王與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作戰，以和平結束，將令俾路芝斯坦 (Baluchistan)、阿富汗斯坦，讓於孔雀王朝，而退居興都庫斯山脈 (Hindu Kush) 以西，

⁸⁹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 930c9–10)：「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邏國。南印度境)。」

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係。

C、大夏政權的動亂

- ◎到西元前三世紀中葉，大夏的總督**提奧多圖二世** (Diodotos II)，脫離了本國而獨立。
- ◎但在西元前 230 年前後，大夏又為**猶賽德摩** (Euthydemos) 所篡奪。猶賽德摩的勢力，似曾達到阿拉科西亞 (Arachosia)、阿富汗地方。
- ◎西元前 175 年前後，大夏又為**猶克拉提底** (Eucratides) 所篡奪。

D、侵入印度的兩大外族

- ◎這樣，**猶克拉提底王家**，佔有大夏、高附、健陀羅 (Gandhāra) 與坦叉始羅 (Takṣaśīlā)，而**猶賽德摩王家**，深入印度以奢伽羅 (Śākala) 為首府，而統治旁遮普 (Panjāb)。⁹⁰
- ◎這二家，都侵入印度。其中，猶賽德摩王家的提彌特羅 (Demetrius)，即位於西元前 190 年前後，占領了喀布爾，達到旁遮普。
- ◎其後有**彌難陀王** (Menander)，就是熏伽王朝弗沙蜜多羅時，希臘人侵入中印度，直到華氏城的名王。⁹¹

E、小結

從亞歷山大以來，希臘人與希臘文化，不斷的侵入印度，而以**猶賽德摩王家**（約成立於西元前 220，延續到前一世紀中），引起的影響最大！

(2) 波斯人 (波羅婆) 及塞迦人 (pp. 421–424)

二、安息人與塞迦人：

A、安息人

- ◎波斯人，印度稱之為波羅婆 (Pahlava)。西元前六世紀，波斯的阿肯彌尼 (Achaemenids) 王朝，居魯斯 (Cyrus)、大流斯 (Darius) 王，曾佔有大夏、罕利 (Suguda)，並侵入印度，征服了健陀羅 (Gandhāra)。等到亞歷山大東征，波斯王朝崩潰，成為被統治者。
- ◎西元前 248 年前後，波斯的民族英雄**安爾薩息** (Arsakes)，反抗希臘 (及其文化) 的統治，重建波斯人的王國，這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

B、塞迦人

塞迦 (Saka) 人，在波斯的居魯斯王時，已出現於歷史上。

(A) 塞迦變成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

- ◎凡波斯人稱之為塞迦的，敘利亞 (Syria) ——希臘人稱之為 Skythen，內容的部族不一，從興都庫斯山區、滂水 (Oxus) ——阿姆河，到藥殺水 (Yaxartes) ——錫爾河那邊，泛稱遊牧的邊夷民族。原始的塞迦人住地，我以為在興都庫斯山區；以後被作為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
- ◎這如中國史書的「胡」，本指北方的匈奴，其後「東胡」、「西域胡人」，被用來泛稱邊

⁹⁰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p. 288–289：「猶克拉提底在大夏獨立；隨後也侵入印度。在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猶克拉提底家佔了健陀羅與坦叉始羅等地；猶塞德謨家，以奢羯羅為中心，統治了旁遮普，伸張勢力到南方。」

⁹¹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289：「西元前 184 (或 185) 年建立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在位時，希臘已深深侵入印度。」

夷民族一樣。這留在下一節去研究。

※波斯（安息）人與塞迦人，是不同的，但時常混雜在一起。

(B) 塞迦人驍勇善戰

塞迦人是強悍而勇於戰鬥的民族，每參加波斯與希臘人的部隊。塞迦人曾編入居魯斯王的第十五營區；

◎而敘利亞王安都卡斯三世（Antiochus III），於西元前 209 年，討伐大夏時，也曾得到塞迦人的援助。

◎當安息王朝成立不久，彌提黎達斯（Mithradates）王，得塞迦人的援助，戰勝了敘利亞的塞琉卡斯二世（Seleucus II）。

◎但在西元前 128、123 年，塞迦人又一再與安息人作戰，而殺死安息的國王。

※不過大致來說，塞迦是服屬於安息，與安息人有更多的關係。

C、安息與塞迦人分兩大方向侵入印度

西元前 100 年前後，在擁戴安息王的名義下，安息人與塞迦人，紛紛侵入印度。安息人與塞迦人，都有牧伯（Kahatrapa）⁹²制，聯合（混合）侵入，似乎並沒有統一的組合。從發展方向，大略分為二系：

(A) 向西北印發展的安息、塞迦人

◎1、向西北印度發展的，有安息人，也有塞迦人。有名的茂斯王（Maues），即牟伽王（Moga）、阿吉斯（Azes）、烏頭發爾（Undopherros），或作貢頭發爾（Godophares），都是。

◎佔領的地區，介於高附河流域與旁遮普東部；犍陀羅、咀叉始羅，也都在其中。西方或稱之為印度安息人，而在中國，就是「塞種⁹³王罽賓」的事實。《漢書》（西域傳）說：「武帝始通罽賓。（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漢使關都尉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

《漢書》的烏頭勞，顯然即西方所傳 Undopherros 的對音。近代人研究貨幣，以為 Undopherros，約為西元 20—40 年時在位。然《漢書》所記的烏頭勞，為漢元帝時代（西元前 48—33）。《漢書》的當時記錄，是值得信賴的。

◎印度西北的安息（塞迦）政權，後來為月氏所滅。

(B) 沿印度河下游南下的塞迦人

◎2、沿印度河下流（印度河口留有塞迦島的遺跡）而南下的，以塞迦人為主。

◎摩偷羅（Mathurā）著名的「師子柱頭」，雕成波斯式兩獅相背的柱頭。石柱上刻著摩偷羅牧伯的世系，有大牧伯羅宙拉（Rājula）的名字，這是西元前一世紀中的塞迦族。

◎更向南發展的，

◎有屬於塞迦的叉訶羅多族，以那私迦為首府，佔有沿海地區——馬爾瓦（Malwa）、蘇刺陀等。為案達羅王瞿曇彌子所擊破的，就是這一族。

⁹² 牧伯：稱州郡長官。（《漢語大詞典（六）》，p. 246）

⁹³ 塞種：見於我國古代史籍的游牧部族名……。《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漢語大詞典（二）》，p. 1183）

◎另有以鄔闍衍那為首府的牧伯，有名的盧頭陀摩（Rudradāman），約在位於西元120——155年，《大莊嚴論經》稱之為「釋伽（羅）王」⁹⁴。

◎這些向南方發展的，以塞迦族為主，而含有安息人、希臘人在內。所以瞿曇彌子擊敗又訶羅多人，而說滅塞迦人、與那人與波羅婆人。

※此南方的塞迦族的政權，一直延續到西元四世紀中。

D、結：月氏人東來，希臘人的統治完全消失

◎希臘人、安息人、塞迦人的侵入印度，也見於《阿育王傳》⁹⁵，如說：

「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南方有王名釋拘，……西方有王名曰鉢羅，……北方有王名閻無那」。

◎南方釋拘，即向南發展的塞迦。西方鉢羅，即在高附河流域，犍陀羅一帶的波羅婆（安息，其中也有塞迦）。北方閻無那即與那。這一三方的動亂局勢，約遲到西元前一世紀末（50——1）。

※最遲些，月氏人接著東來，希臘人的統治，就完全消失了。

(3) 貴霜：月氏人 (pp. 424-425)

三、月氏人：

A、住處的遷移

◎在漢初，月氏人住在中國西部的「燉煌、祁連間」。後來，為匈奴的冒頓單于、老上單于所攻破，月氏才向西遷移到伊犁地方。⁹⁶

◎約在西元前140頃，又被烏孫所擊破，月氏又向南避到瀉水——阿姆河上流，定居下來，伸張勢力到河南，滅亡了大夏。

B、月氏的強大與發展

西元前129年前後，張騫到月氏，那時的月氏王庭，還在瀉水以北，大夏還保有國家規模。月氏有五部翕侯⁹⁷，其中貴霜（Kuşāna）翕侯，在西元前後，統一了五部翕侯，大大的強盛起來⁹⁸。

◎貴霜的丘就卻（Kujūla，即 Kadphises I），向南發展而占領了興都庫斯山以南，阿富汗南部，高附與坎達哈爾（Kandahār），並向西攻擊安息。

◎繼任者叫閻膏珍（Wīma Kadphises），攻入印度，佔有旁遮普、犍陀羅一帶。

這二位的時代，在西元一世紀。

⁹⁴ [原書 p. 425 註 2]《大莊嚴論經》卷 15(大正 4, 343b)。參閱印順導師著，〈釋伽羅王盧頭陀摩〉(編入《妙雲集》下編《佛教史地考論》p. 407)。

⁹⁵ [原書 p. 425 註 3]《阿育王傳》卷 7(大正 50, 126c)。並見同本異譯《阿育王經》等。參考[1]印順導師〈佛滅紀年抉擇談〉、〈西北印度之教難〉(編入《妙雲集》下編《佛教史地考論》pp. 117-118、又 pp. 287-292)；[2]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811。

⁹⁶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4：「月氏族原居燉煌、祁連間，漢文帝時見逼於匈奴，乃西出忽嶺，臣服大夏，建貴霜王朝，承受當地之佛教文化而廣布之。」

⁹⁷ [1] 翕 [xī ㄒㄧˊ] 侯：漢時烏孫、月氏、康居等部官名。(《漢語大詞典(九)》，p. 652)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 170：「翕侯，猶華言將軍。」

⁹⁸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 20：「月氏本分為五部，其中名為貴霜（Kuşāna）的，起初住在瓦罕谷（Wakhan）西部，起來統一五部，向東西發展。」

◎繼之而起的，是著名的迦膩色迦王（Kaniška），約在西元二世紀上半，囊括了北印度，以富樓沙富羅（Puruṣapura）為首都，勢力遠達中印度與西印度⁹⁹。佛教傳說，迦王曾征服了華氏城¹⁰⁰。迦王的時代，大乘佛教已非常興盛了。

3、小結

西北印度及阿富汗斯坦、大夏、罕利一帶，在原住民的基礎上，經希臘人、安息人、塞迦人、月氏人的一再侵入，居留與發展，為多民族複雜與合作的區域。長期的動亂，對於這一區域的佛教，留下深遠的影響！

⁹⁹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 170：「丘就卻，亦稱貴霜，於同族五部翕候（翕候，猶華言將軍）中特強，乃併四翕候而為大月氏王。侵略四方，有迦濕彌羅，西達於波斯之境，東及於印度河。迨閻膏珍在位，又侵入印度內地，而有西北印度之全境。繼此而立者，即誠信佛教之名王迦膩色迦也。王約於佛元 520 年頃登位，以迦濕彌羅之迦膩色迦補羅為首都，西勝波斯，東侵波謎羅，攻于闐等地，受漢地之質子而優遇之。王初信異學，晚年乃專心佛教，此可證之於所鑄之貨幣。」

¹⁰⁰ [原書 p. 425 註 4]《付法藏因緣傳》卷 5(大正 50, 315b)。

第二項 邊地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pp. 426–436)

一、政局動亂佛教遭遇法難，故而產生法滅思想 (pp. 426–427)

阿育王 (Aśoka) 以後，印度開始了全面的動亂。佛教在政局動亂中，不免會遭遇困境，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

(一) 中印度的法難——熏伽王朝弗沙蜜多羅的破法

中印度的法難，是熏伽 (Śuṅga) 王朝弗沙蜜多羅 (Puśyamitra) 的破法。¹⁰¹

1、文獻的記載

- ◎《阿育王傳》說到弗沙蜜多羅，「殺害眾僧，毀壞僧房」，並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羅 (Śākala)¹⁰²。
- ◎《舍利弗問經》，也有此傳說¹⁰³。
- ◎法顯的《摩訶僧祇律私記》，也說到中天竺惡王的破法，「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¹⁰⁴。

2、傳說與事實的分析

- ◎這一傳說，或不免言過其實，但弗沙蜜多羅，舉行婆羅門教的馬祭，在當時流行的宗教中，從孔雀 (Maurya) 王朝的特重佛教，而轉移為重視固有的婆羅門教，應該是可信的事實¹⁰⁵。
- ◎失去了王權的支持，佛教從類似國教的地位而下降，會有被壓抑與歧視的感覺，並多少有被壓迫的事實。

3、小結

依《舍利弗問經》所說：「壞諸寺塔八百餘所」¹⁰⁶，恆河中流——中國佛教的衰落，也許就是邊地佛教越來越興盛的原因之一。

(二) 西北印的法難——三大勢力的先後侵入

西北印度的法難，就是與那人 (Yona)、安息人 (Pahlava)、塞迦人 (Saka) 的先後侵入。

《阿育王傳》卷 6 (大正 50, 126c) 說：

「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擾害百姓，破壞佛法。……南方有王名釋拘，……西方有王名曰鉢羅，……北方有王名閻無那，亦將十萬眷屬，破壞僧坊塔寺，殺諸道人。」

¹⁰¹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p. 161–162：「迦王歿後，其子達摩婆陀那立。依耆那教徒所傳，王嘗於五印度廣建耆那寺院；其子多車王，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佛元 204 年，多車王不孚眾望，大臣補砂蜜多羅，握兵權，得婆羅門國師之助，乃弑王而自立。於是冒狸王朝亡，建熏伽王朝。補砂蜜多羅王，信婆羅門教，行迦王懸為厲禁之馬祠，開始為毀寺、戮僧之反佛教行為。佛教所受苦難之程度，傳記多不詳。《阿育王傳》，《舍利弗問經》，極言其寺空、僧絕，有避入南山以僅存者。王歿，佛教乃稍稍復興，然遠非昔日之舊矣。幸補砂蜜多羅王之排佛，僅及於中印，時西北印及南印，非其政力所及也。」

¹⁰² [原書 p. 436 註 1]《阿育王傳》卷 3(大正 50, 111b)。又見《阿育王經》卷 5(大正 50, 149a–b)。《雜阿含經》卷 25(大正 2, 181b–c)。

¹⁰³ [原書 p. 436 註 2]《舍利弗問經》(大正 24, 900a–b)。

¹⁰⁴ [原書 p. 436 註 3]《摩訶僧祇律》卷 40(大正 22, 548b)。

¹⁰⁵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59。

¹⁰⁶ 《舍利弗問經》卷 1(大正 24, 900a29–b1)。

◎「道人」，這裡指比丘說。

◎從西北方來的異民族，對於印度的佛教——塔寺及比丘，起初是不會受到尊重保護的。在戰爭過程中，寺塔僧眾的受到損害，可說是勢所難免。直到西元二世紀初，案達羅（Andhra）王朝的瞿曇彌子（Gautamīputra Śrīśātākarni），擊破塞迦族的叉訶羅多人（Kshaharāta）¹⁰⁷，自稱為印度宗教的保護者；特別尊重婆羅門教，對佛教也相當尊崇。這可以推見塞迦族在西印度，對婆羅門教及佛教，都曾有過某種程度的傷害。

（三）小結：法滅預言的成立，勉勵佛子護持佛法

1、法滅思想之出現

中印度衰落，西北印度異族的不斷侵入，在佛教受到損害時，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將臨的感覺。

2、舉證

◎這所以《阿育王傳》中，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接著說到拘舍彌（Kauśāmbī）法滅的預言¹⁰⁸。

◎在律典中，拘舍彌是僧伽首先諍論分部的地方，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

3、結

面對三惡王的侵擾，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於是結合了「滿千年已，佛法欲滅」¹⁰⁹的「正法千年」說¹¹⁰，拘舍彌諍論說，三惡王入侵說，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

二、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特別與大乘興起相關（pp. 427–428）

阿育王以後，佛教在政局的動亂中，與邊遠地區的異民族相接觸，漸漸的受到他們的信仰與尊敬，這與大乘佛教的興起，是有深切意義的，這可以從部派的分化發展去說明。

（一）阿育王時代的根本二部（pp. 424–425）

阿育王時代，根本二部是已經存在了。

1、上座部的分化

¹⁰⁷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 291：「傳說中的三王，確曾先後而同時的侵擾印度。依印度史的實際情形，研究《阿育王傳》的記載，從三王的地理分布上，可以推斷這是西元前三、五十年的局面。這一傳說，是罽賓作者，從罽賓以眺望印度西北的。那時，塞迦的叉訶羅多人（還有卡須那多系的前代）在坎貝灣一帶，確乎在西南。」

¹⁰⁸ 《阿育王傳》卷7（大正50，127a29–b21）：「爾時，眾僧多利供養飲食衣服，無有誦習，讀經行道，但晝則俗話，夜便睡眠，貪著利養，莊嚴身體，著好衣裳。……學惡法者、無智慧者，必滅佛法，諸天不喜，不加擁護。由此事故，却後七日，正法當滅，諸天空中極大懊惱，發大音聲而作是言：『如來正法後七日夜，因諸比丘鬪諍故滅。』時拘舍彌有五百優婆塞，為佛法故，諫諸比丘，滅其鬪諍，皆唱：『怪哉！如來正法必當滅壞，法流必斷，釋師子法今則為彼^[12]無常論斷。』」（大正50，127d註[12]：無常論=惡黨諍【宋】【元】【明】【宮】）

¹⁰⁹ 《阿育王傳》卷6（大正50，126b26–c2）：「滿千年已，法欲滅時，非法眾生極為甚多，於閻浮提壞破十善，放大惡風，天不降雨，穀米勇貴，霜雹為災，河泉少水，樹無花果，人之威德——生酥、熟酥，漸漸竭少。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閻無那，三名鉢羅擾。」

¹¹⁰ 《釋迦方志》卷2（大正51，973c3–7）：「依《摩耶經》：『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又依《善見毘婆沙》云：如來滅後正法千年，像法亦爾；以度女人故，正法滅五百年。若諸女人能遵八敬，如法行道，正法住世還得千年。」

上座部 (Sthavira) 以摩偷羅 (Madhurā) 為重心，分出了分別說 (Vibhajyavādin)、說一切有 (Sarvāstivādin) 二系。

2、大眾部的分化

大眾部 (Mahāsāṃghika) 是以東方的毘舍離 (Vaiśālī) 為中心。雖當時也許還沒有明顯的再分化的部派對立，然與分別說、說一切有同樣的，以教義的特色為名的，如一說部 (Ekavyāvahārika)、說出世部 (Lokottaravādin)、說一切行如灰聚的雞胤部 (Kukkuṭika)，相信在思想上已經分化了¹¹¹。

(1) 據《部執論疏》傳此三部有大乘經

這三部，據真諦的《部執論疏》說：「大眾部併度 (疑是「廣」字) 行央掘多羅國。此國在王舍城北。此部引華嚴、涅槃、勝鬘、維摩、金光明、般若等諸大乘經」¹¹²。

◎央掘多羅 (Aṅguttarāpa)，即上央伽，在央伽 (Aṅga) 的北方，恆河的那邊，與《大唐西域記》所傳的弗栗恃國相當¹¹³。

◎弗栗恃 (Vr̥ji) 即跋耆，跋耆族從毘舍離而向東分布¹¹⁴。

(2) 有大乘經的傳說，應解說為大乘學者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

在這一區域的佛教，傳說含有大乘經，或信或者不信，因而引起三部的分化。在阿育王時代，這是不可能的。如解說為大乘學者，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是由此流行出來的，所以作出這樣的傳說，那就是不無理由了。

(二) 大眾部的再次分化 (pp. 428-430)

1、多聞部

此後，大眾部分出的多聞部 (Bahuśrutīya)，真諦 (Paramārtha) 傳說為還在央掘多羅。有關多聞部的銘文，在案達羅的 Nāgārjunikoṇḍa 及西北印度的 Pālātū Dherī (巴基斯坦境內) 發見，流行在這裏，是西元後二、三世紀的事¹¹⁵。

2、說假部——與大迦旃延、阿槃提有關

◎又分出說假部 (Paññatti)，與大迦旃延 (Mahākātyāyana) 有關；大迦旃延與阿槃提 (Avanti) 有關¹¹⁶。

¹¹¹ [1]《異部宗輪論》卷1(大正49, 15a26-27)。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 106：「大眾部學者住王舍城北之央掘多羅，以所見不同，初分三部。有好作概略之說者，如以一音說一切法，以一切法皆了義者，別出一說部。有說一切佛語皆是出世間者，別立說出世部。有以『毘奈耶』在調伏煩惱，衣、食、住小事，但求適宜，可勿拘於舊習……從彼部主種姓為名，曰雞胤部。」

¹¹² [原書 p. 436 註 4]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大正70, 459b)。

¹¹³ [原書 p. 436 註 5]《大唐西域記》卷7(大正51, 910a)。

¹¹⁴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26：「跋耆為摩羅東南的大族，《西域記》說：由毘舍離『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弗栗恃為跋耆梵語 Vraja 的對譯。」

¹¹⁵ [原書 p. 436 註 6]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 463。

¹¹⁶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p. 66-67：「《三論玄義檢幽集》卷五，依真諦之《部執異論》而說(大正70, 461a)：『此是佛假名說，此是佛真實說；此是真諦，此是俗諦。……分別說部即大迦旃延弟子。』說真說俗，說實說假，也許由此而落入『有無』中吧！說假部是大眾部

3、南方的制多山部——與大天、案達羅有關

(1) 從制多山部又分出東山住、西山住部

- ◎大眾部分出的學派，流行在南方而有重要意義的，是阿育王時的大天（Mahādeva），傳教到摩醯沙漫陀羅（Mahisamaṇḍala）¹¹⁷而分出的部派。
- ◎依《異部宗輪論》說：大天住制多山（Caityāsaila），成為制多山部。從制多山部分出東山住部（Pūrvasāila）、西山住部（Aparaśaila）¹¹⁸。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930c）說：
「馱那羯磔迦國，……（王）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
- ◎馱那羯磔迦（Dhānyakāṭaka）的東山與西山僧伽藍，無疑為古代東山住與西山住二部的根本道場。
- ◎據《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推定：馱那羯磔迦王城，為 Amarāvati。今 Amarāvati Tope，為古代的東山寺；而西面（實際是西西北）的 Dhāraṇi koṭa 古城，為西山寺的遺址¹¹⁹。

(2)、《論事》所傳——案達羅學派與根本大眾部，隨案達羅王朝興起而盛行

- ◎《論事》所傳的案達羅學派，即王山（Rājagiriya）、義成（Siddhattha）、西山、東山——四部。這四部，被稱為案達羅學派¹²⁰。有關四部的銘文，及制多山部的，都在案達羅（Amarāvati）一帶發見¹²¹。可以推見這四部，是隨案達羅王國的興起而盛行的。
- ◎根本大眾部，在案達羅王朝下，也非常興盛，從案達羅東方，到西方那私迦，都有銘文可以證實¹²²。

4、大眾部弘傳的方向

(1) 向西北

大眾部也還向西北流行，

A、西印度

- ◎西元前一世紀起，有關大眾部的銘文，在摩偷羅發見¹²³。
- ◎《摩訶僧祇律》，特地說到摩偷羅的眾多精舍¹²⁴，也可以知道大眾部在這裡的流行。

B、北印度

其後，傳向北印度，

- ◎有犍陀羅地方的銘刻¹²⁵。

所分出的；大迦旃延在佛世就弘法到阿槃提（Avanti），所以「句勒論」是流行於南天竺的。」

¹¹⁷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131：「《善見律》（卷二）說：大天與育王同時，是王子摩哂陀（Mahinda）的阿闍黎，到摩醯沙漫陀羅（Mahisamaṇḍala）的傳教師。」

¹¹⁸ [原書 p. 436 註 7]《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b）。

¹¹⁹ [原書 p. 436 註 8]高桑駒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pp. 165–166）。

¹²⁰ 《漢譯南傳大藏經·論事》第 61 冊，p. 155：「稱安達派者是東山住部、西山住部、王山部、義成部是等後世出現之眾。」

¹²¹ [原書 p. 436 註 9]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p. 463–477。

¹²² [原書 p. 436 註 10]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p. 458–462。

¹²³ [原書 p. 436 註 11]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p. 453–454。

¹²⁴ [原書 p. 436 註 12]《摩訶僧祇律》卷 8（大正 22，295a–c）。

◎玄奘也說到：迦溼彌羅 (Kaśmīra)、烏仗那 (Udyāna) 有大眾部。

C、西北印度

而大眾部分出的說出世部，流行於西北的梵衍那 (Bāmiyān) ¹²⁶。

D、結

大眾部傳到西北，是西元以後，特別是貴霜 (Kuṣāṇa) 王朝的時代。

(2) 向東南

◎大眾部雖也分化到西北，而主要是從東方（沿海岸）而傳入南方——案達羅。

◎從東方而向南方的中途，烏荼 (Udra)（古代屬羯[食+麥]迦）是值得重視的地方。在玄奘的時代——西元七世紀初，烏荼是「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¹²⁷。烏荼的補澀波祇 (Puspagiri) 僧伽藍，推定為今 Puri 州的 Kondgiri 或 Udayagiri (優陀延山)。這裡的峒窟很多，有早在西元前二世紀開鑿的。這裡發見的 Hāthi-gumphā 銘刻，就記載著羯[食+麥]迦國 (Kaliṅga) 質多 (Cheta) 王朝佉羅毘羅 (Khāravēla) 的勳業¹²⁸。

(三) 上座分別說系的分化 (pp. 430–432)

I、上座分別說系分化成四部

上座分別說系，以阿槃提 (Avanti) 為重鎮，發展分化而成四部。

(1) 錫蘭島——銅鑠部

其中，銅鑠部 (Tāmasāṭīya) 是南傳於錫蘭的，就是現代所稱的南傳佛教。

(2) 印度本土分成三部

在印度本土，分成三部：

A、化地部——流行於西印莫醯

一、化地部——彌沙塞 (Mahīśāsaka)，從來解說為「正地」、「教地」、「化地」，是創立部派者的名字。然近人研究，認為這是流行於西印度莫醯（或作莫訶 Mahī）河地方的學派，所以名為 Mahīśāsaka¹²⁹。

B、法藏部——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

二、法藏部 (Dharmaguptaka)，也可譯為法護部。

◎阿育王時的與那人達摩勒棄多 (Yonaka Dhammarakkhita)，也是「法護」的意義。《善見律毘婆沙》，將達摩勒棄多譯作曇無德¹³⁰，那是認為這就是「法藏」了。

◎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 (Aparāntaka)，可能與佛世富樓那 (Pūrṇa) 傳教所到的西方相近，推定為今孟買 (Bombay) 以北的 Sopārā，與北面的 Koṅkan 地方。

※這二部的早期教區，從分別說系由阿槃提而向南來說，分化在這裡，倒是相當合適的。

C、飲光部——迦葉族末示摩傳教於雪山

三、飲光部 (迦葉遺 Kāśyapīya)：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有迦葉族的末示摩 (Majjhima)

¹²⁵ [原書 p. 437 註 13]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p. 455–457。

¹²⁶ [原書 p. 437 註 14]《大唐西域記》卷 3「烏仗那」(大正 51, 882b)。「迦溼彌羅」(888a)。卷 1「梵衍那」(873b)。

¹²⁷ [原書 p. 437 註 15]《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 928b)。

¹²⁸ [原書 p. 437 註 16]高桑駒吉著，《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p. 18。

¹²⁹ [原書 p. 437 註 17]李思傑著，《印度部派佛教哲學史》，p. 193。

¹³⁰ 《善見律毘婆沙》卷 2(大正, 684d, n.54)：Yonaka-Dhammarakkhita(曇無德)。

等，到雪山邊（Himavantapadeśa）。在 Sāñcī（刪至）的塔裏，發見有傳教於雪山的，迦葉族末示摩等的舍利銘刻。傳教到雪山，而舍利卻在鄔闍衍（Ujjayainī）附近的 Sāñcī（刪至）發見，可說（生前或死後）回到了分別說的故鄉。這可能就是分別說所分出的飲光部的來源！

※銅鑠部自稱上座部，而《異部宗輪論》說：先上座部（Pūrvasthavira）又轉名為雪山部（Haimavata）¹³¹，也許與傳教到雪山邊有關。總之，這都是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

2、化地部與法藏部教義相近於大眾部

(1) 依《異部宗輪論》所說

依《異部宗輪論》，知道化地部與法藏部的教義，大都與大眾部相同¹³²。

(2) 依《論事》所說

A、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

然依《論事》所說，那應該是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也可能與大眾部的晚期說相同）。

B、與同受案達羅政權之下有關

大眾部與分別說部，阿育王時代，分化而都還簡樸。到案達羅王朝興起，從東到西，橫跨全印度。分別說向南分化的化地與法藏，都在案達羅的政權下。化地、法藏部與案達羅學派相近，應該是與此有關的。

(3) 依《大唐西域記》所說——西印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

◎《大唐西域記》說到西印度的阿折羅（Ācāra）羅漢，所造的寺塔，也橫跨東西，如¹³³說：

「案達羅國……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伽藍前有石窠堵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摩訶刺侘國……東境有大山，……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精舍四周，彫鏤石壁」。

「伐臘毘國，……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

◎案達羅的瓶耆羅城（Veṅgipura），推定為今 Krishnā 州 Ellore 市北八英里的 Pedda Vegi¹³⁴。

◎摩訶刺侘（Mahārāṣṭra）的阿折羅伽藍，就是現存著名的 Ajanta（與阿折羅音相近）窟，在今 Nizam 州。

◎伐臘毘（Valabhī）在今 Kathiawer 半島的東岸。

※三處的距離那麼遠，而都有阿折羅阿羅漢建造寺窟的記錄。雖阿折羅羅漢的事跡不

¹³¹ [原書 p. 437 註 18]《異部宗輪論》(大正 49, 15b)。

¹³²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58：「留在印度的，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飲光部（Kāśyapīya），思想都接近大眾部。如《異部宗輪論》說：法藏部『餘義多同大眾部執』；飲光部『餘義多同法藏部執』。」

¹³³ [原書 p. 437 註 19]《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 930a)。卷 11(大正 51, 935a、936b)。

¹³⁴ [原書 p. 437 註 20]高桑駒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p. 148)。

明，但至少說明了這一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Ajanta 石窟的建造，最早的在西元前二世紀¹³⁵。

(4) 小結——大眾部影響大陸分別說系對大乘興起有重要意義

大眾部分化南方，深深影響了大陸的分別說系。在大乘興起的意義上，是應該特別重視的！化地部等離開了本土，流入北方，應是以後的事。

(四) 上座說一切有系的分化 (pp. 432–436)

上座說一切有系，是七百結集中的西方系，從拘舍彌 (Kauśāmbī)、摩偷羅 (Mathurā)，而向西北發展的。

I、拘舍彌一帶的犢子部

後分二大系，留在拘舍彌一帶的，是犢子部 (Vātsīputrīya)。

(1) 分出四部

從犢子部又分出四部：法上部 (Dharmottarīya)、賢胄部 (Bhadrayānīya)、正量部 (Saṃmatīya)、密林山部 (Śaṅṅarika，南傳作六城部 Chandagārika)。

(2) 在流行中，正量部取代犢子部的地位

- ◎在流行中，正量部盛行，取代了犢子部的地位，自稱根本正量部 (Mūlasaṃmitīya)。
- ◎銅鑠部的傳說，由於東方跋耆子 (Vajjiputtaka) 的非法，分出了大眾部；而屬於上座系的犢子部，也寫作 Vajjiputtaka。跋耆子與犢子部的語音一致，使我們感到非常的困惑！

A、正量部的化區廣大

玄奘的時代，代犢子部而盛行的正量部，化區非常廣大。

- ◎如鞞索迦 (Viśoka)¹³⁶、室羅伐悉帝 (Śrāvastī)¹³⁷、劫比羅伐罕堵 (Kapilavastu)¹³⁸、婆羅痾斯 (Vārāṅasi)¹³⁹、阿耶穆佉 (Ayamukha)¹⁴⁰、劫比他 (Kapitha)¹⁴¹、聖醯掣咀羅 (Ahicchatra)。這都是以犢子國 (Vatsa) 拘舍彌為中心，而流行於恆河 (Gaṅgā)、閻浮那河 (Yamunā) 中上流域。

- ◎摩偷羅出土的銘文，也有屬於正量部的¹⁴²。

B、正量部往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

- ◎正量部更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摩臘婆 (Mālava)、伐臘毘 (Valabhī)。
- ◎在西印度那私迦等，發見與法上部、賢胄部有關的銘文¹⁴³，這是與案達羅王朝勢力下，大眾部與大陸的分別說系有關涉的。

C、正量部深入西北沿海

正量部並深入西北沿海區，如信度 (Sindh)、阿點髮翅羅 (Audumbatira)、臂多勢羅

¹³⁵ [原書 p. 437 註 21] 《望月佛教大辭典》，p. 29。

¹³⁶ 鞞索迦(Viśoka)---毘舍佉

¹³⁷ 室羅伐悉帝(Śrāvastī)---舍衛城

¹³⁸ 劫比羅伐罕堵(Kapilavastu)---迦毘羅衛城

¹³⁹ 婆羅痾斯(Varāṅasi)---婆羅奈

¹⁴⁰ 阿耶穆佉(Ayamukha)---阿踰陀

¹⁴¹ 劫比他(Kapitha)---僧伽施國

¹⁴² [原書 p. 437 註 23]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 483。

¹⁴³ [原書 p. 437 註 23]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p. 484–486。

(Pitāsīlā)、阿耨荼 (Avanḍa)。

(3) 犢子部的風格——與法藏部、大眾部相近

◎犢子系分化的事跡，極不分明。

◎犢子部是屬於上座說一切有系，而保持簡樸學風的一流。

◎犢子部學習《舍利弗阿毘曇》，被稱為《犢子毘曇》¹⁴⁴，與分別說系的法藏部等相近，不像南方銅鑠部，北方說一切有部那樣的論義繁廣。

◎犢子系的戒律，是比丘具足戒二百戒¹⁴⁵，為現在所知的戒律中最古樸的。

◎犢子部立不可說 (anabhilāpya) 的我，傾向於形而上的實體，與大眾部的重於理性相近¹⁴⁶。

※犢子系簡易而傾向形而上的學風，也許是銅鑠者所厭惡的（我國也有稱之為附佛法外道的）¹⁴⁷，所以因語音的近似，而呼之為跋耆子吧！

(4) 犢子系的教區

正量部發展的廣大形勢，不知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大抵是阿育王以後，大眾系向南，分別說系向西南，說一切有系向西北；在中印度王權衰落，南北地方政權動亂中，犢子系保持原有教區，擴展而幾乎取得恆河、閻浮那河中流以上的大部分地區，並伸向東、西南與西北——印度河下流地區。

◎在西方，大抵是塞迦族向南發展的地區。這樣的解說，與事實該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吧！

2、從摩偷羅向西北發展的說一切有部

上座說一切有系，從摩偷羅而向西北發展的，是說一切有部 (Sarvāstivādin)，又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說轉部 (Saṃkrāntivādin)。說一切有部立假名我，說轉部立勝義我，犢子系立不可說我，都有類似的方¹⁴⁸。

(1) 佛法向西北印的傳布

佛法向西北印傳布，應該是很早的。

A、傳布的過程

◎自亞歷山大 (Alexander) 王侵入印度，與那人 (Yona, Yavana) 與希臘文化，與印度的關係密切起來。

◎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有與那人達摩勒棄多，那時的與那人，不但信佛，而且有出家的，並為僧伽的大德了。阿育王派遣正法大臣，去希臘五國，佛法開始深入西方。

¹⁴⁴ [原書 p. 437 註 24]《大智度論》卷 2(大正 25, 70a)。

¹⁴⁵ [原書 p. 437 註 25]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p. 174-179)。

¹⁴⁶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四冊》，p. 96：「『諸行無常印』，在初期佛教中，或覺得剎那生滅不能說明業果的相續與縛脫間的聯繫；它們要求用中之體，動中之靜，犢子系的不可說我，經量本計的勝義我，大眾系的意界是常，一心是常，走向真我常心論。」

¹⁴⁷ 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 132：「部派佛教中，犢子部 (Vātsīputrīya) 等立『我』。被稱為附佛法外道。然犢子部與說轉部 (Saṃkrāntivāda)，成立『我』論的目的，是為了成立生死流轉，從繫縛到解脫的聯繫，而不是以『我』為真理，為證悟的內容。」

¹⁴⁸ [原書 p. 437 註 26]參考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p. 171-179)。

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 51：「犢子部的不可說我，似乎非常特出，其實依蘊施設，與說一切有部的假名我，說轉部的勝義我，一脈相通，只是解說上有些差別而已。」

◎革新猶太教的耶穌，有禁欲色彩，或者說是受到印度佛法的影響。

◎多馬福音說耶穌聽說阿字的妙義，那是更不用說了，但這是以後的事。

◎依佛教傳說：七百結集時代的商那和修 (Sānavāsi)，阿育王時的優波笈多 (Upagupta)，都遊化到西北印；提多迦 (Dhītika) 到了吐火羅大夏 (Tho-kor)¹⁵⁰。阿育王時，摩田提 (Medhyantika) 的遊化罽賓 (Kaśmīra)，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

※從此，印度西北成為說一切有部的化區。

B、說一切有部受異民族信仰，於迦膩色迦王達到極盛

◎西元前二世紀中，猶賽德摩 (Euthydemus) 王家的彌難陀王 (Menander Milinda)，與龍軍 (Nāgasena) 比丘問答佛法，表示信受。撰集當時的問答，如南傳的《彌蘭王問》，北傳的《那先比丘經》，這是與那王家信佛的大事。

◎摩偷羅獅頭石柱銘文，說到塞迦 (Saka) 王家，建塔奉佛舍利，施與說一切有部，這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事¹⁵¹。

※佛法——說一切有部，受到從西北而來的異民族的信仰，到西元二世紀，大月氏的迦膩色迦王 (Kaniška) 而達到極盛。

(2) 有部論師的分布情形

A、西方師——世友、妙音

說一切有部的論師中，如世友 (Vasumitra)、妙音 (Ghoṣa)，在阿毘達磨論師中，屬於犍陀羅及以西的「西方師」。

◎如世友是摩盧 (Maru)，今屬蘇聯的 Merv 人；

◎妙音是吐火羅人。

B、東方師——迦溼彌羅師

說一切有部正統的迦溼彌羅 (Kaśmīra) 師，是東方系。

C、吐火羅是說一切有部的重鎮

◎以犍陀羅、(及以後發展到) 迦溼彌羅為中心，向西北發展，到達吐火羅、安息(波斯)、康居等地。

◎特別是吐火羅的縛喝 (Balkh)，古稱「小王舍城」。玄奘所見，「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法教」。聖賢的塔基，共一千多所¹⁵²，可想見過去佛教興盛的情形。這是深受希臘文化，又受月氏人所治化的地區，實在是從犍陀羅而傳向西方的小乘——說一切有部的重鎮。

¹⁴⁹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 93：「迦王初置正法官，融道德宗教於政治，以促進民生之和樂。次派傳教師，專力於弘布佛教，努力於國際之和平。王與敘利亞、埃及等王國，締結友善之邦交；並藉佛教以宣達國際間之信義和平，雖維持和平僅五十年，然實開國際和平運動之先聲也。迦王之傳教事業，以西北及東南為最成功。正法官所至之國家及國王之名，見於敕令之刻文者，有敘利亞之安提柯斯，埃及之度萊梅，馬其頓之安提谷那斯，克萊奈之馬迦斯，愛昆勞斯之歷山王（此上即希臘五王國）；以及北印之健馱羅，南印之安達羅、錫蘭等，可見此皆佛教宣揚之地也。」

¹⁵⁰ [原書 p. 437 註 27] 參考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p. 99-106。

¹⁵¹ [原書 p. 438 註 28] 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p. 488-489。

¹⁵² [原書 p. 438 註 29] 《大唐西域記》卷 1(大正 51, 872c)。

◎西域（《漢書》所謂北道）的阿耆尼、龜茲、跋祿迦、佉沙——疏勒、烏鐸、竭盤陀，崇信說一切有部教法的，都由吐火羅（縛喝）一線而來。

（三）近於大乘的持經譬喻者

◎說一切有部的西方師，還不能說是與大乘相近的。

◎說一切有部中，原有持經者（sūtradhara）、譬喻師（dārṣāntika），如法救（Dharmatrāta）是睹貨羅人；覺天（Buddhadeva）可能為摩偷羅人；世友——《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作者，都是。

◎古代的持經譬喻師，如法救、世友、彌多路尸利（Mitraśrī）、僧伽羅剎（Saṃgharakṣa），在中國都是被尊稱為菩薩的¹⁵³；思想簡易而近於大乘。¹⁵⁴

※在民族複雜的西北印度，持經譬喻者近於大乘，而與北方大乘有更多關係的，應該是塞迦族地區的佛教。

（五）結論

◎上面所說，阿育王以來，適應邊區民族而展開的佛教，除極少數的，如銅鑠部的大寺派¹⁵⁵，說一切有部的迦溼彌羅師，都有大乘的傾向。

◎其中，¹佛教從東而向南的，有烏荼、案達羅民族；²從西而向北的，有與那、塞迦民族：大乘在這裡興盛起來。

¹⁵³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6章，p. 376：「說一切有部的持經譬喻師，內重禪觀，外重教化，以聲聞比丘的身分，與大乘興起的機運相關聯，被稱為菩薩。」

¹⁵⁴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p. 207–208：「法救被稱為菩薩，對菩薩確有獨到的見地……這位有部譬喻師，這樣的推重菩薩的般若！法救，婆須蜜，彌帝利尸利，僧伽羅剎，馬鳴，都被稱為菩薩；還有肯認《般若經》的脇尊者，正是『初期大乘』時代的有部大師。北方的持經者、譬喻師，以聲聞佛法立場而含容兼攝菩薩精神，在北方『大乘佛法』興盛中，不應該忽略這一學系的影響！」

¹⁵⁵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 235：「錫蘭的佛教，是阿育王時代傳去的，為大寺派的赤銅鑠部。不久，又有佛教傳入，住無畏山寺，成為無畏山寺派，兼學大乘，與大寺派的爭執很熱烈。」